

# 樂壇怪傑華格納

公元一八一三年，歐洲誕生了兩位稱霸樂壇的歌劇作曲家，一位是義大利的韋爾第（Giuseppe Verdi），一位是德國的華格納（Richard Wagner）。這兩位樂壇巨擘，在歌劇創作上均有其輝煌的貢獻。而華格納的異軍突起，與創「樂劇」，非祇打破了音樂的規範，且為歌劇開了新紀元。

華格納身材矮小，頭特別大，看起來有些不相稱。他體力不濟，長年舌皮膚病，所着內衣除絲織品之外，任何粗布布衣都會使他感到痛苦。儘管在他有生之年多半在外逃亡流浪，但却無礙於他內心中浩瀚無邊的宏偉幻想。

他是一個恃才傲物的怪傑。在他自己眼中，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存在，也祇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他對其他人從不多屑一顧。更自信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家、思想家、和作曲家。若聽他談話，好像是沙氏比亞、貝多芬，和柏拉圖三位一體的再世；並且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只有他自己說話的份，使旁人無從插嘴。在他的談話中，唯一的話題就是他自己——談他所想的和所作的事。

他的剛愎獨斷，尤足驚人。不論任何事物，必定堅持祇有他才是正確的。如果別人與他在見解上發生些微的差異，他會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與人糾纏上幾個鐘頭，以證明他的早見。對方在這種疲勞攻勢下，基於息事寧人的理由，祇好同意他的說法。

與任何人相交，他都強調他的一言一行，乃是最重要最值得關切的事。他有無數的見解，幾乎在太陽底下的任何事物都納入他的理論，其中包括素食主義、戲劇論、政治思想，與音樂。為了闡揚他這些學理，他寫小冊子、信件、著書立說……每每連篇累讀，洋洋數十萬言。他不但寫出而已，還多半在別人的資助下將之出版，他尤其喜歡在家人和朋友们面前，得意地朗讀給他們聽。

他寫歌劇時，祇要故事的大概一經定型，他立即邀請——不如說是召集——一群朋友們到他家來，大聲的唸給他們聽，並非是徵求意見，而是要

他們讚美。當全部劇詩完成後，他再度召他們前來，又聽他朗誦一遍。於是他就將劇本發表出來，有時候要等幾年之後才將音樂譜上去。

他演奏鋼琴的神情活似一個作曲家，但彈得却不高明。他在大庭廣眾前面坐下來，也不顧當時在座的最優秀的鋼琴家們，就大模大樣的彈奏起他的音樂。他有一個作曲家的平凡歌喉，有時還邀請極具盛名的聲樂家們到他家裡，與他們一同唱他寫的歌劇。

他的感情頗不穩定，有如一個六歲的小孩子。當他情緒不佳時，他會狂吼頓足，或消沉到自殺的地步，並且頹喪的聲音要到東方去，作一輩子的和尚。十分鐘過後，當一件事物使他高興時，他會奪門而出，在花園裡快樂得兜圈子，或者在沙發中跳上跳下，活潑的來一個倒栽葱。他心軟起來，對一個死去的心愛小狗會傷心落淚；但心狠起來，他能像羅馬暴君一樣，不眨眼而殺千萬人。

他似乎沒有一點責任感。他不但不能好好的贍養自己，甚至於連想都不去想一下，好像對人對世沒有一點義務。他認為世界上祇能人人為我。在這種怪誕的思想下，他回每個人都伸手借錢，祇要能借得到，他是概不在乎。

他寫過很多的求助信，有時竟不知恥的卑躬屈節，或者高傲的向他的施惠人要求支援，如果對方一經拒絕，他會將之恨入骨髓。等到錢到了手裡，他又像印度王子樣的一擲千金。他每每希望從演出歌劇中賺一點錢，但結果所付的開支，却十倍於應得的版稅。他在偷雞失米的情形下，祇好撙節度日，過着暴貧暴富的生活。

口袋中沒有足夠的錢付房租時，他會屈就到一個四壁如洗的小屋裡。從沒人知道——他自己也不會知道——他究竟欠別人多少錢。我們祇曉得他的一位最大的施惠人在一個城市中為他付了一筆極須償還的六千元欠債，但一年之後，他又須為他在另一個城市中付出一萬六千元，才不致使他因負債而關進牢獄。

在其他方面他也一樣的荒誕不經。他生命史上留下了一連串的女人記錄。他第一個太太跟他受了二十年氣，原恕了他的不忠實。他第二個太太原是他最知己的朋友的妻子，他竟奪了過來。而且當他恣意她背棄她的丈夫時，他還寫信給一位朋友，詢問他如何說服一個富有的女人——任何富